



毕节学院
BIDU UNIVERSITY

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小说卷

走方

主 编 杨宁华



烈火之
不燒原
陳



《远方：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	陈永祥	张学立	
编委会副主任：	汤宇华	姬异丹	杨保华
	陈明刚	梁 杰	
编委会委员：	卢凤鹏	漆国江	李德虎
	范立红	卢 玲	周 勇
	安 琼	崔第品	黄 朵
	肖卓娅	蒋宣文	胡 静
	顾玉兰	高翩翩	宋 朝



Content

目 录

006/红色大课堂.....	汤宇华
011/小号手.....	梁海红
034/半床棉被.....	李 娟
056/不眠的记忆.....	姬 健
067/月 夜.....	杨 婷
087/杜鹃花.....	胡 倩
098/索玛花魂.....	冯 毅
126/心的抉择.....	张琴梅
133/黄家龙门.....	黄东菊
151/门板风波.....	解仕丽
159/红军来了.....	陈 黎
186/那一年，红军在八堡.....	龙丽丽
202/伤 疤.....	尚海燕





Content

目 录

215/俘 虏·····	蔡文君
226/红军经过我们的村庄·····	张 鲲
232/爷爷的斗笠·····	刘永品
250/扫墓那天·····	朱家华
257/干 粮·····	曾凡乘
275/七 斤·····	薛 敏
281/那个年代·····	李正举
287/鲜血染红的枫树林·····	谭玲娟
295/守 候·····	杨 群
315/江山代有才人出·····	卢凤鹏

星之火
可以燎原
毛泽东



《远方：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	陈永祥	张学立	
编委会副主任：	汤宇华	姬异丹	杨保华
	陈明刚	梁 杰	
编委会委员：	卢凤鹏	漆国江	李德虎
	范立红	卢 玲	周 勇
	安 琼	崔第品	黄 朵
	肖卓娅	蒋宣文	胡 静
	顾玉兰	高翩翩	宋 朝



远方·小说卷

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小说卷)

远 方

主 编：汤宇华

副主编：宋 朝



content

目 录

006/红色大课堂·····	汤宇华
011/小号手·····	梁海红
034/半床棉被·····	李 娟
056/不眠的记忆·····	姬 健
067/月 夜·····	杨 婷
087/杜鹃花·····	胡 倩
098/索玛花魂·····	冯 毅
126/心的抉择·····	张琴梅
133/黄家龙门·····	黄东菊
151/门板风波·····	解仕丽
159/红军来了·····	陈 黎
186/那一年，红军在八堡·····	龙丽丽
202/伤 疤·····	尚海燕





目 录

215/俘 虏·····	蔡文君
226/红军经过我们的村庄·····	张 鲲
232/爷爷的斗笠·····	刘永品
250/扫墓那天·····	朱家华
257/干 粮·····	曾凡乘
275/七 斤·····	薛 敏
281/那个年代·····	李正举
287/鲜血染红的枫树林·····	谭玲娟
295/守 候·····	杨 群
315/江山代有才人出·····	卢凤鹏



红色大课堂

——《远方》自序

汤宇华

以林青烈士的名字（李远方）命名的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远方》，历经我校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指导老师几个寒暑的辛勤耕耘，终于在喜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90 周年华诞之际成书了。翻开这一篇篇饱含学子深情的文稿，不禁思绪万千……

原来，红色的记忆从来都不曾褪去；原来，历史的丰碑仍屹立在青年一代的心里。

还记得，烈士陵园、纪念碑下，红旗抚过学子的脸庞，那过肩的握拳，那一片刻骨铭心的肃穆，当年政史系王德学老师用文言文写成的《清明祭悼》和着沙冒山的松涛、倒天河的呜咽，久久回荡。那一刻，我感慨，年轻的生命只有读懂了崇高的含义，才会有真正的成长。

还记得，影视传媒协会组织的红色影片放映之后，悲壮的旋律还在回响，那仅属于青春的双眸还在闪闪发光，一个名叫聂瑞的小伙子讲出一句既有诗性又充满哲理的话：“从来不知道，眼泪可以如此有意义地流淌”。后来，这句话登在了《毕节学院报》的



“冰点话题”，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课堂上，我给学院党校的大学生讲，这是我们入党的第一步——在情感上入党。

还记得，报告厅里，黔西北作家李东升老师展开《磅礴乌蒙》那血与火的画卷，动情地讲述干人的苦难、长征的足迹、先烈的牺牲，周素园、阮俊臣、欧阳崇庭、席大明……一个个鲜活的形象铺就了通向理想和真理的坎坷之路。那一刻，我在想，对先驱和英雄最好的告慰，是后人在回忆与讴歌的同时，把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延续。

还记得，大礼堂温暖的灯光下，原地区党史办主任谢正发老师以他浓重的威宁口音向济济一堂的师生介绍“红色毕节”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谢老不愧是党史专家，不仅写得好，而且讲得好，他从毕节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到红军在毕节、“鸡鸣三省”等三次重要会议；从林青、周素园等典型人物到将军山、哲庄坝等主要战役、战斗，给在场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套清晰而详实的创作素材，甚至还列出了一份“红色毕节”资料检索清单。那一刻，我深深地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折服，更为黔西北丰沃的红色热土上有这样勤劳的耕耘者和深情的守望者而欣慰。



还记得，流仓河畔那一群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社团、不同文学刊物的校园“诗人”、校园“作家”，在中文系卢凤鹏、宋朝等老师指导和带领下，走出了象牙塔，沿着“红色毕节”的足迹，追寻着《磅礴乌蒙》的故事，走进了“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涉过了赤水河、鸭池河，越过了七星关、黄家坝，在黔西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他们收获的感动，受到的震撼，凝成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开启了他们有生以来最为宏大的灵魂叙事。那些日子，我的办公室常常撞进几个被晒得黝黑黝黑的男孩，常常飘来几个笑脸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女，他们代表自己的文学社，把那些以“红色、革命、悲壮、牺牲、使命……”作为关键词的文稿和小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仿佛要告诉我，他们的心中有旗帜、脚下有征途。

还记得，那个阴沉的午后，我坐在书房的窗前，一篇一篇地读中文系守望者文学社送来的黔西北红色题材文学作品集《乌蒙礼赞》中那些虽然稚嫩却流露着真情的文字。罗运欢的《林青的战争》那一连串“这一次，我真的是要走了……”，让我感受到伟大与牺牲的结合，特别是那几句啼血般的告别——“姐姐啊，你的嫁妆我不能再为你背扛，在这首诗里，我请了坚强的哥哥为我替你擦去泪光”，让我这个情感



已不再外露的中年男人泪流满面——这可是只有大山里长大的孩子才有的独特表达啊！梁海红的《小号手》不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告诉了我们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秘诀——人民的队伍，为人民而战。小号手长眠在了麻乍坝子旁边的青山上，猛然间觉醒的老乡，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支真正的穷苦人的队伍，这可是任何人都不能藐视的洪流啊。

还记得，演播大厅辉煌的舞台上，林青烈士二十四岁的脸庞是那么清秀，红军与干人的雕塑象征着黔西北红色的历史，镰刀和铁锤擎起的红旗漫过近一个世纪。我和王兆春、冯玉珍、肖卓娅等老师一起，与大学生们站在同一个聚光灯下，朗诵着自己的学生创作的诗文，当罗运欢的《远方》那些回肠荡气的句子伴着郑警老师弹出的或悲愤、或激越的旋律震撼着师生心灵的时候，透过观众席上那一双双泪眼，我仿佛看见，在先烈的梦里，荞麦花灿若云霞……试问，大学里还有比这更难忘的夜晚吗？莘莘学子在将来还有比此刻更难忘的记忆吗？

还记得，《远方》的样书即将报送参加全省高校校园文化活动成果奖评选前夕，宋朝老师坐在大学生自主交流阅读学习中心宽敞的大厅里，逐字逐句地修改着同学们的稿件，周围有少男少女在静静地阅读，窗外清风徐徐，梧桐沙沙，这是怎样的和谐与充实啊！



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里引用过我的一次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上讲过的话：在毕节学院 80 后、90 后大学生文学创作的历史上，目前是最好的一个时期，不再是几个诗人集体冒酸水，不再是一群痴男怨女为风花雪月而呻吟，学子们走进了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关于理想和信念的求索。

还记得，经管系漆国江老师在接受为《远方》选配黔西北革命历史图文资料的委托之后，动员了他的夫人——地区博物馆孙玲书记一起，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完成了“红色记忆”史料摘编部分的编辑任务，使本书真正成为文、史并举的大学德育校本教材。

还记得，多年以来，陈永祥书记、张学立院长把黔西北红色文化传承作为学校必须主动担当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领导们大力支持，各系各部门通力合作，师生员工广泛参与，让红色旋律始终回荡在流仓河畔美丽的校园，使“红色毕节”成为我们校园文化的独特印记。今天，《远方》的成书，可谓数载磨剑，水到渠成。

还记得……

把这些记忆的碎片串起来，就是《远方》诞生的过程，就是一个红色大课堂在毕节学院形成的历史。

是为序。

2011 年 5 月 27 日于流仓河畔



小号手

◆ 梁海红

红军长征途经麻乍并驻扎，时间虽短，但他们一言一行，严明的组织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深深地教育了群众。特别是不慎失火烧了群众的房屋，还给群众加倍赔款，又把引起火灾的战士处了极刑，这些，使亲眼目睹的老百姓深深体会到：红军和国民党军确实不一样。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有了这样的军队，全国劳苦民众就有指望了。”

——摘自《威宁文史资料（第四辑）》

阿布赶着瘦母牛出门，母亲叮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一直唠叨着年月的兵荒马乱。阿布扬鞭抽在牛背，从裤带上抽出自制的破竹笛，向母亲挥挥手。阳光和风包裹他的胳膊。母亲说：“小心牛，别走远，当心给土匪捉了去。”阿布自顾行走在阳光下，答道“晓得晓得。”



他沿小河岸上走，吹上一曲自编的曲调，与阳光和风相得益彰。索性坐在岸边看鸭子，那是村东刘二家的水鸭子。他一遍接一遍的吹，直至口干舌燥。就在此时，母亲提着一大麻袋东西，边奔跑边喊：“阿布，往山上跑”。母亲的紧张让他觉得些莫名其妙，接着父亲和独臂的哥哥奔跑着出现在眼帘，再接着是张大伯、李二婶婶、独眼大叔……全村人背筐提袋朝山那边奔逐。见一群人的狼狈样，阿布虽紧张却忍不住偷笑起来。父亲大骂：“憨包儿，还不跑，笑个球啊，共匪来了！”共匪？共匪？匪？他着实心里一紧，本能地狠狠地给干瘪的母牛背一鞭，跟着牛尾朝深山老林奔去。转眼间，到处都听到人们叫唤“共匪杀来了”，“赤匪来了”。阿布天不怕地不怕，平生只二怕——怕匪、怕枪。他见过土匪，见过山贼，人们的恐惧让他深信，共匪、赤匪和见过的马帮山贼一样，会杀人，会打劫，会抢大姑娘，会烧房子……哥哥就是给云南马帮剁下一只手臂的，独眼大叔的左眼是让赫章土匪用筷子捅瞎的，听说，马摆营前几天几个姑娘就被山贼绑了去了，还被抢了几麻袋苞谷。